



中青报·中青网 见习记者 李梓昂
记者 梁璇

8月9日，成都世界运动会兴隆湖湖滨赛场，西班牙运动员蒙特阿古多坐在装好“龙头龙尾”的中式龙舟里，和队友一桨一桨奋力划动，追逐着前方的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几十公里外，世运会成都七中东部学校田径场里，中国选手姚赛东在棍网球——一种起源于北美洲的古老运动——和小组最强的对手加拿大队比赛时寻找着进球的机会。

这两种起源于不同大陆的传统运动，踏着世运会浪潮，在现代蜀地自然交汇，碰撞出奇妙火花。

2025年的这个夏天，在成都世运会赛场上，古老悠久的“老运动”依旧让“老观众”着迷，而未曾见过的“新运动”也引发了“新观众”的好奇，非奥体育项目的跨国互动、体育文化的对话交流，让全民参与体育增添了新的“切入点”。

小众项目注重交流与延展

运动项目相对“小众”，或技术要求稍显“刁钻”，自1981年首届世界运动会在美国圣克拉拉召开，一直到44年后的今天，“世运会”一直以“奥运会预备役”的品牌形象为人所知。

根据现行《奥林匹克宪章》，运动项目想要进入人类体育最高等级奥运殿堂，需要达到全球参与国家或地区的数量“门槛”，对于诸多流行范围较小运动项目而言，这无疑是最大挑战。而四年一度的世运会，正是这些小众项目展示魅力、推广普及、融入世界的最好平台。

起源于意大利、发展于德国的浮士德球1985年就进入世运会项目行列。在世运会历史上，德国是在这个项目上成绩最好的国家，其次是奥地利队和巴西队。但即使如此，浮士德球的传播范围仍然很小，甚至在有些“优势”国家也仍属小众项目。

“我的国家是足球国度，玩浮士德球的人不多。”巴西运动员加布里埃尔·佩特里·赫克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在巴西，大概只有1000多人是浮士德球球场的“常客”，大部分巴西人更喜欢足球、排球等热门运动。

来自德国的大学生运动员约翰内斯·荣格劳森也表示，尽管浮士德球在德国被发扬光大，但其流行程度仍旧堪忧。“世运会对于我们的项目来说意义重大。”荣格劳森说，“我们都不是专业选手，平时会打一些国家比赛。参加这样世界级的国际大赛，是向全世界展示这项运动的最好机会。”

回顾世运会浮士德球的历年参赛国家，都仅有欧洲和美洲国家。成都世运会，浮士德球首次“登陆”中国，一个新的小众项目就此走进了中国人、亚洲人的视野当中。“希望通过这次世运会，能让更多中国人爱上我

大与小、冷与热、内与外——

蜀地交汇处 世运同心桥



8月8日，成都世运会壁球项目在成都高新体育中心开赛。图为本届世运会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殷子媛（右）迎战日本选手渡边聪美。视觉中国供图



8月9日下午，成都兴隆湖湖滨赛场，成都世运会龙舟8人座公开组2000米追逐赛决赛。图为获得季军的西班牙队用自己的方式庆祝胜利。视觉中国供图



们的项目。”荣格劳森说。加布里埃尔则表示，如果有中国的参与，小众项目将能更快地步入全世界的大舞台。

“软式曲棍球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的队伍今年2月才正式组建，这次的目标主要是向欧洲球队学习。”中国软式曲棍球国家队助理教练商亮宇对记者表示，作为流行于北欧的小众项目，该项目已经逐渐被中国体育界所接纳。如今，北京、上海等地的“体育进校园”中有了软式曲棍球的课程，上海多个高校还组织了区域联赛。

“不少现在的运动员和参与者都从曲棍球、冰球项目转项而来。”商亮宇说，“新项目进入国内后，给此前的‘老项目’的运动员提供了更多机会，也是体育多元性与延展性的最好体现。”

世运项目背后的文化共鸣

“我们不必非得与某个具体的人对抗，我们的敌人就是自己，在武



▲ 8月6日，距离第12届世界运动会开幕还有一天，软式曲棍球项目在成都新都香城体育中心率先开赛。图为中国男子软式曲棍球国家队在男子团体预赛小组赛中迎战芬兰队。视觉中国供图

▲ 8月9日，2025年成都世运会女子棍网球A组预赛。图为中国队迎战加拿大队。视觉中国供图

里，我们称之为‘心魔’，我就是在对抗它。这是我最喜欢武术的一点，这比单纯的对抗性运动更有吸引力，其艺术性、哲理性太过于博大精深。”——这段话并非来自我国某位武术大师，而是来自一个意大利人，参加成都世运会武术套路男子南拳—南棍比赛的达里奥·斯特鲁蒂。

斯特鲁蒂小时候在电影中看到了成龙和李小龙的武打动作，开始对武术这一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产生了浓厚兴趣。随着学习训练的不断深入，酷炫的动作之外，武术背后蕴含的哲学道理和文化精神也深深吸引了他。

“我父母并不支持我继续练习，但我跟他们说，‘求求你们了，武术已经刻在我的骨子里了。’那时我甚至会背着他们偷偷出去练武术。”斯特鲁蒂告诉记者，“武术是如此的宏大、纯粹、深奥，蕴含了太多精髓，成为了我的精神指引。”

外交学院体育对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周庆杰表示，武术这样古老的体育运动，在国际赛场上代表的并不仅仅是运动形式本身，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和地

区之间的“文化共鸣”。

“以武术和龙舟为例，武术的动作和思想中包含了中国传统‘阴阳’哲学，龙舟又是来源于纪念屈原，最终形成了节庆文化现象。广义‘儒家文化圈’之外的选手练习武术，和我们中国人参加棍网球、软式曲棍球一样，是思想共振、文化交融的体现。”周庆杰说。

来自巴西的米歇尔·席尔瓦·多斯桑托斯，最喜欢武术中的动静结合、刚柔并济，这与巴西传统文化中单纯的“热烈”并不一样。和她一起参加女子长拳—剑术一枪术的法国人茱丽叶·沃谢兹则认为，来参加世运会，是让所有武术运动员汇聚一堂，既是运动技术的切磋，也是思想的碰撞。

“空手道女神”龚莉逆天改命

的首枚金牌时，全场沸腾，《我爱你中国》激昂歌声响彻赛场。龚莉掩面而泣。去年在亚锦赛结束之后身受重伤的龚莉，一度到了被迫告别赛场的境地，但她以顽强的意志逆天改命，直至在本届世运会上创造奇迹。

空手道近几年在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空手道诞生了一位像龚莉这样能够带动整项运动实现破圈的明星。2020东京奥运会是空手道项目首次登上奥运赛场，外形甜美但作风泼辣的龚莉一时间火爆网络，深受中国观众喜爱，她也赢得了“空手道女神”之称。在那届奥运会上，龚莉夺得了铜

牌，那也是中国空手道在奥运会上的最佳战绩。奥运会之后，龚莉拿遍了全运会、亚运会、世锦赛、亚锦赛的冠军，此次在世运会夺冠，也让她实现了除奥运会之外的空手道世界大赛冠军大满贯。

龚莉的泪水是因为夺冠的喜悦，更因为这次夺冠的难度空前。龚莉在去年亚锦赛结束后不久遭受了前交叉韧带断裂、半月板撕裂、内侧副韧带二度撕裂的重伤。龚莉说，“很多受了这种伤的运动员，职业生涯基本上就宣告结束了，我自己也很后怕。”

“但我心里有一股信念，我相信自己没问题。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奇迹。”8月9日晚，龚莉在接受采

访时坚定地表示。

龚莉说自己身上发生过太多的奇迹：她曾做过髓关节手术，膝盖反复受伤，这些伤对于空手道运动员来说都是致命的。龚莉甚至还曾在单臂作战的情况下拿到过亚锦赛的铜牌。一次次跨过艰难险阻，龚莉的字典里就没有“认输”二字。

回想起去年受伤之后的治疗和恢复经历，龚莉说，那就是闯过一道道难关的过程。先是手术之后给关节压角度，“疼得撕心裂肺”。再就是恢复技术和体能，“当时技术跟不上了，肌肉力量变得很差，速度也慢了很多。”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龚莉内心再坚强也不可能没有波澜。龚莉志在参加家门口举办的世界运动会，她



8月10日，四川成都，中国选手徐露在2025成都世运会女子尾波滑水自由式决赛中，以69.56分的成绩获得金牌。视觉中国供图

“我们武术运动员互相之间都认识，国际性大赛给我们创造了交流分享的平台。”代表中国队夺得男子长拳—刀术—棍术冠军的高久尚说，“未来肯定要让更多人知道武术、喜欢武术文化。”

世运样本反哺全民健身

来自爱沙尼亚的桑德·马吉目前住在上海，工作之余，他在上海开办了软式曲棍球俱乐部，目前已有不少小学员加入。“软式曲棍球的场地要求并不高，技术动作门槛也低，很适合小孩学习。”桑德说。荣格劳森告诉记者，浮士德球与排球类似，但操作更简单，对场地的要求也更低，“有块草坪就能打”。

周庆杰表示，相对于许多奥运会项目场地要求高、入门困难等特点，世运会中的很多项目“离老百姓更近”。“目前来看，世运会的许多外国传统项目很适合在中国民间普及开来。”周庆杰说，“很多非奥项目在特定地区的观众群体很庞大，其开展形式也更‘日常’，世运会给这些项目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飞盘、台球、壁球等“潮流性”的世运会项目已经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未来，场地要求简单的软式曲棍球、浮士德球等项目也很有可能加入这个行列。本届世运会开幕之前，成都市组织了各类世运会项目体验活动，世运会结束后，包括三岔湖马鞍山赛场在内的不少场馆也将保留其举办项目的特色，向群众开放如皮划艇、潜水等项目体验活动。

“可以说，成都世运会的举办，也给全民健身注入了新活力。”周庆杰表示，世运会上的“新奇”小众项目，为体育爱好者丰富了参与体育的途径，也让更多未曾参与过体育活动的群众看到“加入”的可能。

“就本质而言，体育运动是需要全民参与、全球参与的。只有大家都参与，一项体育运动才有发展与存续的可能。而这不可能完全依赖奥运会、世锦赛一样的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赛事。让更多的运动项目多维度发展、大范围传播，是世运会这个关注‘小众’的国际赛事的意义所在。”周庆杰说。

天府公园内，浮士德球比赛的场边，开学将要上二年级的戴盛怀看得兴奋不已，他跟妈妈说也想要“玩玩”——世运会确实正在努力让体育回归“人本”，吸收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这些“少见”的小众项目当中。

本报成都8月11日电



8月9日，在2025年成都世运会空手道女子组手6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龚莉战胜日本选手岛田佐良良，夺得冠军。图为龚莉庆祝胜利。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鑫

8月9日晚，2025成都世运会空手道女子组手61公斤级决赛，当龚莉以点数5:1击败日本选手岛田佐良良，摘得中国空手道在世界运动会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

成都世运会荷球赛场，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校本部）教授马襄城的目光始终紧随场内的中国队员。马襄城是这支中国荷球队的主教练，队员都是他的学生：有的从本科读到博士，有的当了教师，“时间最长的已陪伴这项运动16年”——马襄城拽着他们，拽着冷门项目荷球，已经突围了20年。

荷球，这项强调团队协作和男女同场竞技的运动诞生于1902年，直到2004年才进入中国内地。2005年，刚在北京体育大学参加完荷球全国首期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的马襄城，带着香港老师翻译的项目规则回到郑州，他发现很多翻译内容由于采用粤语表述，很难理解，他便对着视频一点点琢磨，用12天时间吃透规则，赶在新学期前写出了教案，“想在全国第一个开荷球课”。

“当时，这个发源于荷兰的项目被

中国荷球的“虎豹狼熊”出自高校

国家体育总局立项为‘荷式篮球’，但2008年以前，我们老叫它‘合球’。”马襄城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当他向郑州大学教务处申报新课程时，对方语气疑惑：“你这‘合球’是不是写错了？是不是台球？”

2005年，郑州大学率先开设了荷球课并组建队伍，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高校，此后校队便逐渐成为国际赛场的常客。2017年、2022年两届世运会，以郑州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为主要班底的中国队均获第五名，创造了中国荷球运动的历史最好成绩。“世运会汇聚全球顶尖荷球队伍，是中国荷球检验实力的窗口。”马襄城说，“这种与世界强队的交流，远胜于单枪匹马的训练。”

荷球的规则与篮球相似却独具特

色：无篮网和篮板，采用360度无死角投篮，非常考验精准度。此外，荷球不能运球，接到球后只能跑两步，传球配合至关重要。“它不像篮球可以靠个人能力得分，而是需要全队的默契。”马襄城解释道。

此次成都世运会，中国荷球队14名队员中，3人是在校生，其余11人都是毕业生。“有的队员已经升级成了妈妈，却还在坚持。”马襄城说，“我们之前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政策招募队员，但近几年政策调整，招生变得困难。现在一年只能招一个人，这对球队建设是很大的挑战。”为了维持队伍水平，许多毕业生选择回到母校支持训练。

中国荷球队队长赵婧是“元老级”球员，刚从篮球转到荷球时，“觉得没什么意思，没有对抗，也不像篮球那样激

烈。但这项运动越往后玩越好玩，你会慢慢享受和队友一起创造得分的快乐。”她强调，荷球的高水平比赛更注重沟通和团队协作，“短时间内快速决策，队友之间的流畅度越高，观赏性就越强。”

赵婧介绍，荷球场上8名队员（4男4女）的角色被称为“虎豹狼熊”：“虎”是第一主攻者，是进攻箭头；“豹”为第二主攻者，灵活多变；“狼”作为助攻者，负责指挥跑位；“熊”则是卡位者，负责抢篮板球。她表示，“刚入门时各司其职，但打到后期就需要具备所有角色的能力”。

“它不像篮球可以靠个人能力得分，离了团队寸步难行。”队伍外教宾·克兰姆常常和弟子们讲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战斗，眼里只有自己，就赢不了球。”

“荷球推广也是系统工程。”马襄城

说，从本届世运会球队的表现可以看出，尽管荷球在国内取得了一定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过去几年我们鲜少参加国际大赛，中国荷球与国际发展存在脱节情况。队伍年龄结构偏大，青黄不接，而其他国家的队伍则更为年轻，在团队配合意识和身高上不断提升，如果我们只是到大学阶段才开始接触荷球，‘发展只会越来越难’。”

“有不少队员毕业后进入中小学和高校任教，他们都在积极推广荷球。”马襄城强调梯队建设的重要性，他同时呼吁通过高校特长生招生及社会化推广助力荷球发展，尤其借助成都世运会，可以让“越来越多人认识荷球”。用赵婧的话说：“哪怕大家只是记住了一个名字，这也是一颗种子啊。”

本报成都8月11日电



8月9日，2025成都世运会荷球混合团体赛预赛，中国队（白）对葡萄牙队。视觉中国供图